



专栏主持：张彤 熊玮

巴塞罗那世界博览会德国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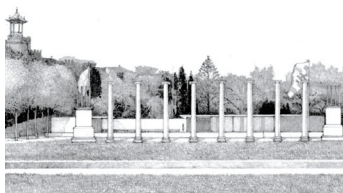
密斯·凡·德·罗，1929

Barcelona Pavilion

Built as the German Pavilion at the Barcelona Universal Exposition

Mies van der Rohe

闫楠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



巴塞罗那世界博览会德国馆



密斯·凡·德·罗

“在我的眼前，一种迄今为止人们从没有想到过的卓越的历史研究方法似乎出现了，实际上它是研究西方文化的方法 ... 作为一切存在的综合观相，形态学成为驱动所有人类向最高和最先进发展的动力 ... 这个哲学观点——我们只有借助分析数学、对位音乐、透视绘画才能使它成立——因为它的视域远远超出了体系论者的框架，因此理解这种观点需要有艺术家的慧眼，同时这个艺术家能通过感受整个可感知的和可理解的环境来将自己融入一种无限深远的神秘关系中 ...”¹——斯宾格勒（Oswald Arnold Gottfried Spengler, 1880–19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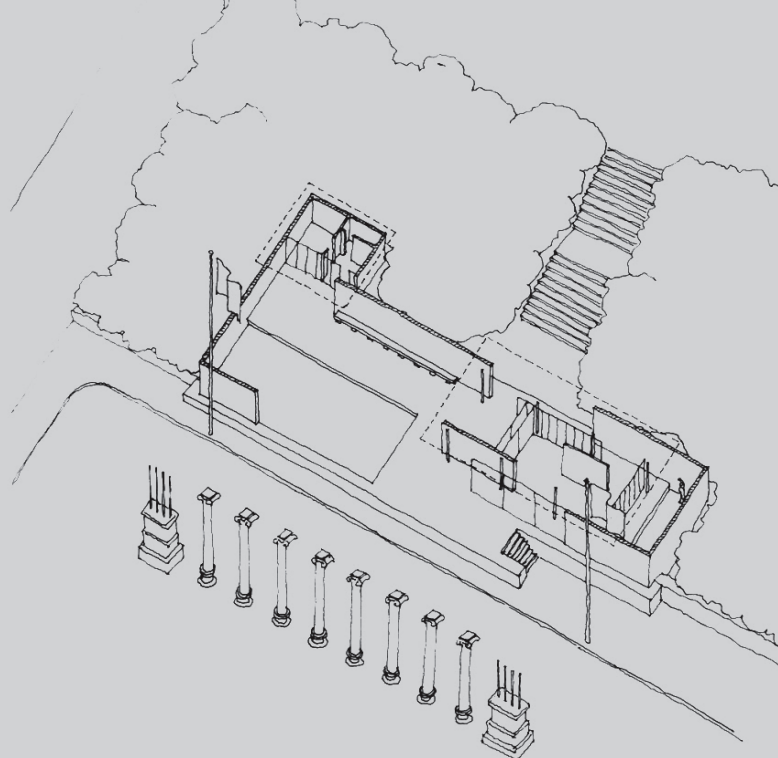
《建筑学基础案例研究 20 则》中西蒙·昂温对于分析案例的选择基于两个方面：第一是建筑元素组成的不同类型的空间，第二是人在建筑中的角色。建于 1929 年的巴塞罗那博览会德国馆是建筑元素清晰纯粹组合的典型案例。打破传统封闭的六面体，创造出无限连续的流动空间，这种不确定的空间关系又影响到了人在运动和视觉中的全新体验。巴塞罗那馆作为探索现代建筑空间形式的杰出代表，其产生的重大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

密斯·凡·德·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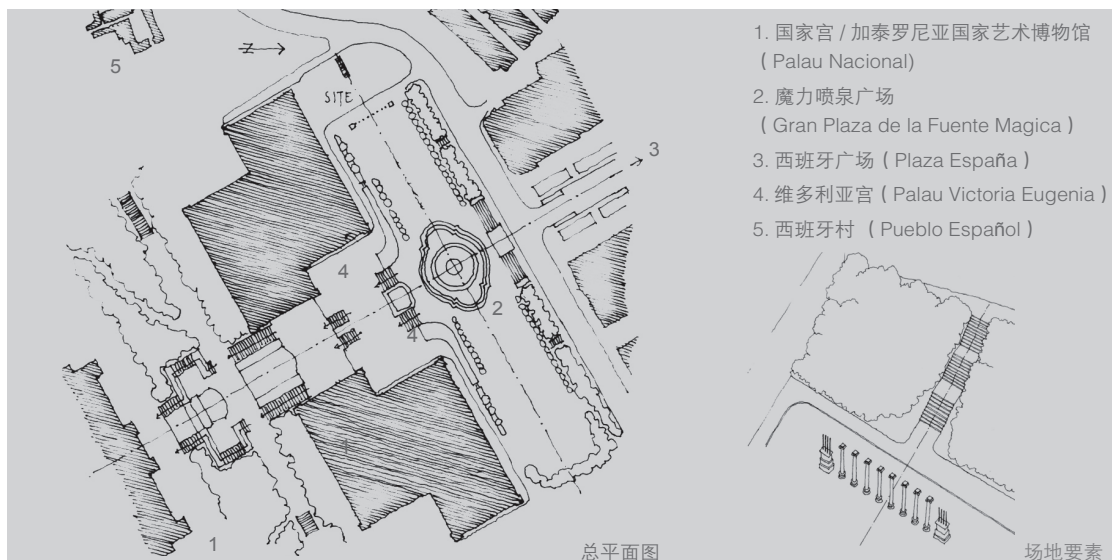
Mies van der Rohe

20 世纪最重要的德国建筑师之一。

密斯建筑生涯的初期，正是现代主义的启蒙阶段，新鲜思想和旧有传统激烈碰撞，谁都无法回答建筑的本质。密斯认为必须协调现代主义和传统文化，没有对新科技的接受就没有我们时代的建筑，真正的建筑是对本时代内部结构的表达。²



鸟瞰轴测图



1928 年，密斯提出“少就是多”的建筑原则，并被委托建造次年将在巴塞罗那举行的世界博览会中的德国馆。在这一时期的建筑作品中，密斯意图在抽象形式（风格派的形式语言）与本体建造（建构细部）间建立恰当的关联。这两种力量在 1929 年的巴塞罗那德国馆中得以呈现。

德国馆的设计与建造处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一战后德国成立魏玛共和国。德国馆要求被解读为一种新的国家气质的隐喻，它拒绝用对称建立纪念性秩序，向欧洲其他国家表达出和解的立场。

德国馆的设计理念来源于密斯对于古典建筑与哲学的学习，以及对当时考古发现的关注，同时，德国馆也展示了密斯在其过去十年中探索的源于风格派绘画的抽象形式理念、建筑空间的创新和新材料新技术的建构语言。他运用建筑中的元素和空间的组织传达了斯宾格勒“命运观念”（Destiny Ideas）的哲学理念。密斯对于后世建筑师的影响不仅仅是其作品中的流动空间，还包含了极简的细部和精心安排的材料，更重要的是，巴塞罗那馆在那个时代的特殊背景中展现了建筑与哲学思想的传递和表达。

基本元素构成

建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针对特定的场地。德国馆最初的形式与场地密切相关。

1929 年的博览会大多是纪念性建筑（新古典主义的 / 轴线对称的）。主轴线开端为西班牙广场，穿过主辅轴交汇处的魔力喷泉广场，通过大台阶一直上升到最上端的西班牙国家宫，密斯选择了喷泉广场西侧世博园南北辅轴南端的用地。场地特征成为他设计的一部分：首先场地作为连接广场与西侧场所的路径（穿过式的），展馆可以与坡道一体，成为流动形式的建筑，并融入环境。其次场地中的三个要素：斜坡上的路径、维多利亚宫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北墙、东侧一排爱奥尼柱式柱列是“密斯式”的组合，即不同元素正交而彼此脱离。

建筑基础元素的构成不仅是为了空间和形态，而是为了改变人的行为。

Step1 平台

设计的第一步是在斜坡中建立一个水平基座，作为展示建筑的舞台。

密斯将铺装截止于矩形平台而非延续至原有台阶处，清晰的界定确定了平台的独立性，强化了展馆的领域感。平台与广场轴线是非对称的，台阶使流线从侧面开始，密斯采取了游戏轴线而非遵循轴线的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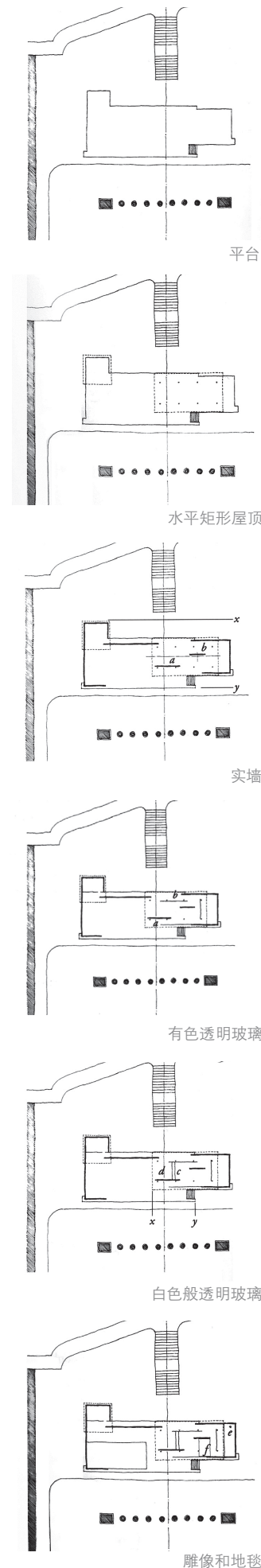
Step2 水平矩形屋顶

由 8 根均匀布置的柱子支撑，平行于平台悬浮于顶面，在天空和地面之间建立了一个水平的层状空间。屋顶与柱的关系，是中轴对称的，但对于广场，这个组合是不对称的，广场轴线从第一柱间 2/5 处穿过。

Step3 实墙（非玻璃）

大多数实墙环绕平台边缘布置，形成片段式围合，但有两片较短的墙是自由布置的。较长的墙 a 与广场轴线呈非对称状态，并打断了轴线，于是墙体前后的停留区域产生，这片墙与台阶的布置控制了人穿过建筑领域的方式。b 墙处在屋顶与竖向元素围合的内部，靠近正厅的中轴布置，也是平台整体（x 与 y 之间的区域）中轴位置，是最接近展馆核心的墙体。1929 年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十三世在此宣誓就职，墙体的玛瑙材质明确了此处作为仪式中心的地位。

墙体从传统的支撑屋顶围合空间的角色中解放出来，作为屏障和引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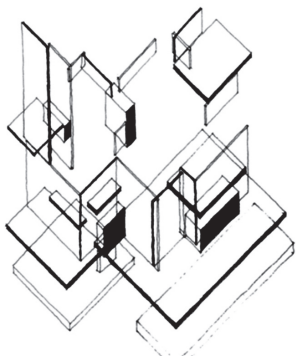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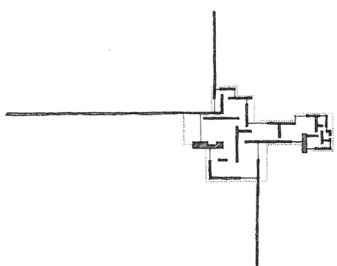
镜面映射消除内与外界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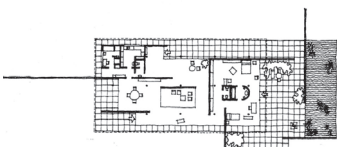
核心区域的颜色



空间研究（范·杜伊斯伯格绘）



砖宅平面



柏林建筑展住宅平面

Step4 玻璃

密斯将玻璃视为对墙体、地板和顶棚等传统建构元素的全新挑战。透明玻璃墙面（a、b）使视线从一个空间看向另一个空间，但又与实墙面一起界定了空间的边界，隔断了内部与周边的路径。在正厅轴线处的白色半透明玻璃墙面（d、c）阻断了内部与院子的连通。这两片玻璃墙位于屋顶边缘线（x）和踏步边缘线（y）的中心。

Step5 雕像和地毯

雕塑“黎明”是整栋建筑中唯一的具象物件。雕像（e）立于内部小水池的底座上，提供了一个视线焦点，是展馆中“人”的象征。在核心仪式空间的墙体前，地毯（f）加强了区域的界定，定义了一块特殊的区域。同时这一区域的色彩设计也具有象征意义：沙黄色墙面、黑色地毯、红色窗帘的安排近似于德国国旗黄黑红的色彩。

设计溯源

1 风格派（De Stijl）

1917年，荷兰一些青年艺术家组成了名为“风格派”的造型艺术团体，主要成员有：画家蒙德里安（Piet Cornelies Mondrian），范·杜伊斯伯格（Theo van Doesburg），建筑师奥德（J.J.P.Oud）。1924年，范·杜伊斯伯格发表了一个宣言：走向塑性建筑（Towards a Plastic Architecture）。这是对现代建筑理念的阐述，也是对新古典主义建筑体系的瓦解。同时，这项宣言更像是对巴塞罗那馆设计理念的诠释。

范·杜伊斯伯格反对新古典主义建筑程式化的设计方法，密斯也在1924年写到，把形式作为目的是形式主义，我们是要拒绝的。但同时他也意识到一个根本的问题，即任何建筑都有形式。密斯仔细思考了这个问题后写到，我不是反对形式，只是反对将其作为最终目的。每一个项目都应该由项目的特性决定设计，而不是程式化的回答。尽管如此，密斯1924年设计的砖宅也与巴塞罗那馆具有一样的空间组织方式，1931年为柏林建筑展设计的住宅模型中也是如此。这表明密斯在建立自己公式化的设计方法，而非让环境去决定解答。

“新的建筑不是封闭的，也没有基本型。功能性空间被严格划分为相似的矩形表面。每一个面都在其他面空间关系的基础上生成，似乎是可以无限拓展的。因此它们形成了一个协调的系统。”³在这一点上，昂温认为，德国馆虽然只有模糊的功能，但是展览馆本身的功能特征，使其比范·杜伊斯伯格自己的空间研究更“功能”。密斯的建筑是立于地面之上，受重力影响，有明确的竖向和水平关系，而范·杜伊斯伯格的研究既不考虑地面也不考虑重力。密斯建筑中元素的组合，不像范·杜伊斯伯格绘制的那样抽象和随意，但却是精心组合来安排其中的行动和人们的体验。如果密斯设计中的这些特点使其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功能性的”，这些特征却使建筑更真实、亲切，具有存在的、现象学的意义，它考虑到了人、人体尺度、人的活动、感觉和情绪，这些都是抽象的形式缺失的内容。

2 《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

《西方的没落》是德国现代哲学家斯宾格勒的历史哲学著作。全书共两卷，第一卷于1918年出版，第二卷于1922年出版。此书以古典时代的没落为鉴，描述一个历时达数世纪之久，人们现在正在进入的世界历史的样态。因其将建筑看做是历史文化最主要的指示牌，在建筑师中尤为流行。

斯宾格勒认为，“命运观念（Destiny Ideas）——所有伟大文化和文明产生的灵魂——在不同时期的建筑构思和处理空间的手法中表现得最明显。建筑可以通过空间的组织和控制表达对于生活、社会和文化的观点、建议和信仰。”而西方文化的命运观念是打破封闭空间，追求无尽空间，强调建筑的深度体验，传达了由室内延伸到无限空间的意愿。

“命运观念”根深蒂固于文化，¹而非个人的意识作用，德国馆作为现代文化的哲学立场表达，推进了这种文化意识，是这种哲学观的实践表达。密斯用建筑展现了新的时代，将建筑中的空间营造看做现代文化这个生命有机体的表征形式。

3 诺索斯（Knossos）

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考古学家亚瑟·伊文思（Arthur Evans）在地中海的克里特岛发掘出了米诺斯王朝的古老宫殿，始建于约公元前2100年至前1800年。这一发现对当时的建筑师产生了极大影响。

克里特王宫是一种开敞的姿态，与古典建筑注重立面形式、封闭的感觉形成了对比。王座并不位于轴线而是背靠侧墙而立。空间内与外没有明显的界线，看似随着序列引导，空间的内部特征越来越明显，但最内部的空间却是向天空敞开的。从寝宫看向外部景观的设计体现了斯宾格勒的“无尽空间”的哲学观念。将克诺索斯宫与德国馆平面并置，忽视柱墙的厚度，可以发现二者的比例和平面都很相似，例如德国馆主屋顶与克诺索斯宫主体部分比例，德国馆内部的小院与寝宫的天井尺寸比例。

4 辛克尔 (Karl Friedrich Schinkel)

辛克尔是 19 世纪德国新古典主义建筑师，其作品中的两个特点对密斯影响很大：

(1) 注重人在空间中充满神秘感的体验，强调人作为建筑的一部分，空间是作为一个改变人的行为、安排人的体验的容器而存在，要素构成也是围绕这一主题进行。人也成为建筑的必要组成——空间体验者。柏林老博物馆 (Altes Museum) 中，柱廊设计创造神秘感和期待感。密斯也看到了辛克尔将建筑布置于柱列之后产生出的戏剧性。

(2) 建筑与景观的关系符合“无尽空间”哲学观的空间表达。夏洛滕霍夫宫 (Charlottenhof) 中建筑和环境态度是相互融合的：房屋成为一个过渡区域（通过此处，从地面层上升到了较高的花园空间）。辛克尔强化轴线的权威，人们只有在较高的平台时才能找回轴线。密斯则否定轴线，创造了一个迷宫。

这两种特征使建筑的关注点由二维的立面转向三维甚至是四维（加上时间）的空间，这意味着更加丰富和复杂的空间体验，而不仅仅是新古典主义建筑对风格和比例的关注。

读书评析

作为第三个案例，西蒙·昂温选择的德国馆中建筑元素的构成清晰简洁，然而作品的意义却远远超越了建筑元素的构成。

1 理性时代的哲学诠释

德国馆体现了时代的技术潜力、先锋派的美学和古典的建构传统的对立统一，这个作品既是创新又扎根于传统。密斯对于建筑新思想的表达，建立在继承和修正旧思想的基础之上。

德国馆突破了建筑的形式和风格，用建筑元素和空间的组织，而非文字，作为“无尽空间”的表征，从而传达哲学理念。密斯受到斯宾格勒哲学的影响，这是一种文化形态学，认为当文化发展逐步被理智化、被文明所取代，与土地疏离，文化也由此被文明取代，历史就进入没落的时期，文明作为文化的最高和最终阶段，“是一种发展了的人性所能达到的最外在和最人为的状态”¹，从文化到文明的过渡，西方是在 19 世纪完成的。人类最终进入理性主义时代，抽象的概念取代生命世界，机器和技术成为统治。而密斯的德国馆无疑是对这个时代的回应和象征，完美展现了建筑在理性时代的哲学诠释。

2 不再静态的人

德国馆几乎没有使用功能，但却是一件建筑作品而非雕塑，这是因为它诠释了建筑中最核心的部分——人。

密斯摒弃了新古典主义建筑中将人看作欣赏建筑对称式宏伟立面的静态观者，原本静态的人成为了空间的体验者，进而成为空间构成的组成要素。建筑要素的组合也是为人服务，不仅依据构成布置，更是安排了人的行为，使其中的“人”体验到非轴线的各种空间序列所构建的无尽的迷宫。AT

注释

1 Oswald Arnold Gottfried Spengler, translated by Atkinson—The Decline of the West (1918, 1922), George Allen & Unwin, London, 1932. 吴琼译。

2 Werner Blaser—Mies van der Rohe, Tames and Hudson, London, 1972. 闫楠译。

3 Simon Unwin. Twenty Buildings Every Architect Should Understand. Routledge. Abingdon, Oxon. 2010. 闫楠译。

主体读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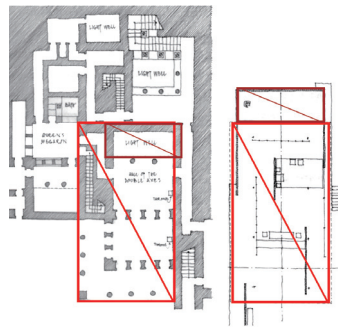
Simon Unwin. Twenty Buildings Every Architect Should Understand[M]. Routledge. Abingdon, Oxon. 2010.

平行读本

[1] Werner Blaser—Mies van der Rohe, Tames and Hudson, London, 1972.

[2] Robin Evans—‘Mies van der Rohe’s Paradoxical Symmetries’ (1990), in Translations from Drawing to Building and Other Essays, Janet Evans and 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 London, 19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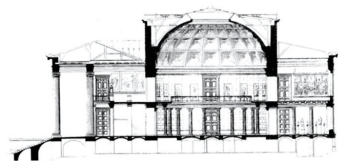
[3] Simon Unwin. Doorway. Routledge. Abingdon, Oxon. 2014: 193–197.



米诺斯王宫与德国馆平面比例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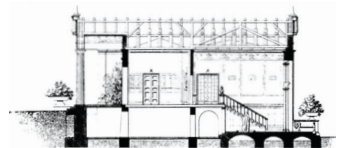
柏林老博物馆立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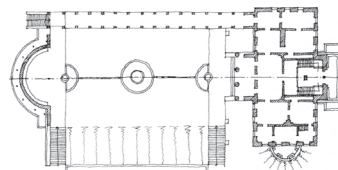
柏林老博物馆剖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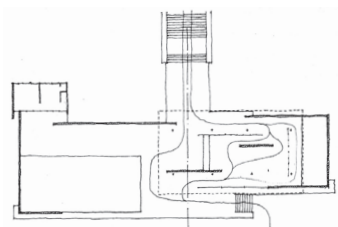
夏洛滕霍夫宫立面



夏洛滕霍夫宫剖面



夏洛滕霍夫宫平面



非轴线空间